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二

四百三十一

關府儀同三司桂國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長脫等

勅修

儒林三

邵伯温

喻樗

洪興祖

高閔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邵伯温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雍名重

一時如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皆交其門伯

温入聞父教出則事司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董

行與伯温為再世交故所聞日博而尤熟當世之務

光入相嘗欲薦伯溫未果而薨後以河南尹與部使
者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初蔡確之
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
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詣闕恕召康詣河陽伯溫謂
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
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為異
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為他日全身
示家計康怒同年登科恕又出光門下康遂作書如
恕言恕蓋以康為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既
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至燾至河陽連日夜論確功

燾以康書為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謗朝
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康
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以
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為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既至官
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
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為相惇嘗事康節欲用伯
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為伯溫曰吾老
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
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
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

四百十
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博方與黨獄故以是動之博悚然猶薦之于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博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潁昌或為之恐不顧也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溫當行輒推同列秩滿博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博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

后之謗伯溫既辨之又著書名辨誣後崇寧大興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父之知峽州靈寶縣徙芮城縣丁母憂服除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為宣撫使士大夫爭出其門伯溫聞其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數十萬以寬民力除知興元府遂寧府邠州皆不赴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破武休入漢利窺劍門伯溫與成都帥臣盧法原合謀守劍門賊竟不能入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

初邵雍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温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温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肅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温游及當相之行追錄始贈祕閣修撰嘗表伯温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

於身寧世以此二語盡伯温出處云著書有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辨証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近百卷三子溥博傳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初俞藥仕梁位至安州刺史武帝賜姓喻後徙嚴樗其十六世孫也少慕伊洛之學中建炎三年進士第為人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樗往謁因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竒之引為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辟樗為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

宋史四百二十二 梁 保 刊 朱 俊 寫

四百一
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
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
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
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
使其為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
闕命下之日府庫軍旅錢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即
朝廷歸路也鼎曰諾於是入奏曰今沿江經畫大計
畧定非得大臣相應授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
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上
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曰

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祕書省正字
兼史館校勘初金旣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
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
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有
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
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
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樗
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旣主和言者希旨劾
樗與九成謗訕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
致仕檜死復起為大宗正丞轉工部員外郎出知蘄

四百一
州孝宗即位用為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七
年卒初擢善鑒識宣和間謂其友人沈晦試進士當
第一建炎初又謂今歲進士張九成當第一凌景夏
次之會風折大槐擗以作二簡遺之後果然趙鼎嘗
以樊光遠免舉事訪擗擗曰今年省試不可無此人
於是光遠亦第一初擗二女方擇配富人交請婚不
許及見汪洋張孝祥乃曰佳婿也遂以妻之

洪興祖字慶善鎮江丹陽人少讀禮至中庸頓悟性
命之理績文日進登政和上舍第為湖州士曹改宣
教即高宗時在揚州庶事草創選人改設軍頭司引

見自興祖始乃試授祕書省正字後為大司馬下
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

一宜以藝祖為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為駕

即官應詔上疏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為時宰所惡

官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為陂塘六百餘所

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

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丘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擢提

舉江東刑獄知真州州當兵衝瘡痍未瘳興祖始至

請復一年租從之明年再請又從之自是流民復業

墾闢荒田至七萬餘畝徙知饒州先夢持六刀覺曰

三刀為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是時秦檜當國諫官多撻門下爭彈劾以媚檜與祖坐嘗作故龍圖閣學士程瑀論語解序語涉怨望編管昭州卒年六十有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與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老莊本旨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于世高閎字抑崇明州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第執政薦之召為祕書省正字時將賜新進士儒行中庸篇閱奏儒行詞說不醇請止賜中庸度幾與者得知聖學淵源而不惑於他說從之權禮部員外

郎兼史館校勘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為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且不敢自決必請于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繳駁臺諫得論列若給舍以為然臺諫以為不然則不容不改祖宗時有繳駁臺諫章疏不以為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朝廷之有過舉然此風不見久矣臣恐朝廷之權反在臺諫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靖康中嘗行之

四百八十一
今則名為臺官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也尋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主管崇道觀召為國子司業時興太學閱奏宜先經術帝曰士習詩賦已久遽能使之通經乎閱曰先王設太學惟講經術而已國初猶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又慮不足以盡人才乃設詞學一科今宜經以義為主而加詩賦帝然之閱於是條具以聞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為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為法且立郡國士補國學監生之制中興已後學制多閱所建明閱又言

建學之始宜得老成以誘掖後進乃薦全川文學

維藩詔除國子錄維藩眉山入精春秋學林栗其高

第也故首薦之新學成閱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

講率諸生上表以請於是帝幸太學奏煇執經閱

詩易泰卦賜三品服胡寅聞之以書責閱曰閣下為

師儒之首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乃阿諛柄臣希

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欺天罔人孰甚焉平生志行

掃地矣閱少宗程頤學宣和末揚時為祭酒閱為諸

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於時以閱為首稱由是知名

閱除禮部侍郎帝因問閱張九成安否明日復以問

秦檜疑聞薦中丞李文會承檜旨劾聞出知筠州
不赴卒初秦棣嘗使姚孚請婚聞辭之其著述有春
秋集傳行于世

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寧人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二
十一年進士第主吳縣簿未上丁父憂服除著十論言
當世事獻於朝宰相湯思退奇之擢太平州教授明
年召為太學正試館職為祕書省正字孝宗即位遷著
作佐即當是時帝初政銳意事功命令四出貴近或
預密議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知元帝
已先請夜開宮門之詔他日故夜更詔啓關

矯制帝笑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真矯制人不得

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被御前直降文

書皆中省審奏乃得行以合祖宗之規以防石顯之

弊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

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寶屠亮之

功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謂不平也帝稱善選

為恭王府贊讀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

既帝問大昌曰朕治道不進奈何大昌對曰陛下勤

儉過古帝王自女真通和知尊中國不可謂無效但

當求賢納諫修政事則大有為之業在其中不必他

四百八
求奇策以幸速成又言淮上築城太多緩急何人可
守設險莫如練卒練卒莫如擇將帝稱善除浙東提
點刑獄會歲豐酒稅踰額有挾朝命請增額者大昌
力拒之曰大昌寧罪去不可增也徙江西轉運副使
大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
萬緡代輸吉贖臨江南安夏稅折帛清江縣舊有破
坑桐二樓以捍江護田及民居地幾二千頃後堰壞
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祕閣脩撰召
為祕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如
卿朕何憂兼中書舍人六和塔寺僧以鎮潮為功求

內降給賜兩置田產仍免科徭大昌奏僧寺既違
置田又移科徭於民奈何許之况自脩塔之後潮果
不齧岸乎寢其命權刑部侍郎升侍講兼國子祭酒
大昌言辟以上辟未聞縱有罪為仁也今四方讞獄
例擬貸死臣謂有司當守法人主察其可貸則貸之
如此則法伸乎下仁歸乎上矣帝以為然兼給事中
江陵都統制率逢原縱部曲毆百姓守帥辛棄疾以
言狀徙帥江西大昌因極論自此屯戍州郡不可為
矣逢原由是坐削兩官降本軍副將累遷權吏部尚
書言今日諸軍西北舊人日少其子孫佺健者當教

四百八
之戰陳不宜輕聽離軍且禁衛之士祖宗非獨以備
宿衛而已南征北伐是嘗為先鋒今率三年輒補外
用違其長即有征行無人在選奈何始以材武擇之
而終以庸常棄之乎願留三衙勿遣會行中外更迭
之制力請郡遂出知泉州汀州賊沈師作亂戍將蕭
統領與戰死閩部大震漕檄統制兼師武討之師武
以未得帥符不行大昌手書趣之曰事急矣有如帥
責君可持吾書自解當是時賊謀攻城而先使謀者
衷甲縱火為內應會師武軍至復得謀者賊遂散去
遷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

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慶元元年卒年七十三諡
文簡大昌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
流錄易老通言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於世

之奇字少穎福州候官人紫微舍人昌本中入閩
事親而反學益力不中奇之由是學者踵至中紹興
二十一年進士第調莆田簿改尉長汀召為祕書省
正字轉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
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為新法地晉人以王
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

氏實負王何之責在孔孟書正所謂邪說詖行淫辭
 之不可訓者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
 為父和畏戰人情之常金知吾重於和故常以虛聲
 喝我而示我以欲戰之意非果欲戰所以堅吾和欲
 與之和宜無憚於戰則其權在我又言戰之所須不
 一而人才為先必求可與共患難者非得如龐士元
 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痺疾乞外由宗正丞提舉閩
 舶參帥議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嘗
 受學焉淳熙三年卒年六十有五有書春秋周禮說
 論孟揚子講義道山記聞

林光朝字謙之興化軍莆田人再試禮部不第聞吳
 中陸子正嘗從尹焞學因往從之游自是專心聖賢
 踐履之學通六經貫百氏言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
 亡慮數百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
 始然未嘗著書惟口授學者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
 之全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文
 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孝宗隆興元年光朝年五十
 以進士及第調袁州司戶參軍乾道三年龍大淵會
 覲以潛邸恩侍進臺諫給舍論駁不行張闡自外召
 為執政銳欲去之覺其不可拙遂以老疾力辭不拜

宋史四百二十三
 朱
 浚
 寫

四百一
而先朝及劉勰方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先
朝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而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
職為祕書省正字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官歷著作
佐郎兼禮部郎官八年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史
職如故是時張詠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先朝不往賀
遂出為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未幾自荆湘剽江西
薄嶺南其鋒銳甚先朝自將郡兵檄摧鋒統制路海
本路鈐轄黃進各以軍分控要害會有詔徙先朝轉
運副使先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連
賊驚懼宵遁帝聞之喜曰先朝儒生乃知兵

亦加直寶謨閣乃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四年
帝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帝大稱善面賜金紫不數日
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會覲薦賜出身
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先朝愕曰是輕臺諫羞科
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先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
郎不拜遂以集英殿脩撰出知婺州先朝老儒素
一皇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
節始服先朝因引疾提舉興國宮卒年六十五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
第為贛州司戶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

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浚勉以玉心
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進名讀書之室曰誠齋
浚入相薦之或除臨安府教授未赴丁父憂改知隆
興府奉新縣賊進胥不入鄉民避賊者揭其名市中
民謹趨之賦不擾而足縣以大治會陳俊卿虞允文
為相交薦之召為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
守袁萬里抗疏留栻又遺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
栻雖不果留而公論偉之遷太常博士尋升丞兼更
部侍右郎官轉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
廣東常平茶鹽鹽盜沈師犯南粵師往平之孝宗稱

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舉刑獄詔和
惠二州築外若潮以鎮賊之巢惠以扼賊之路俄以
慶去免喪召為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
斥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
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
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
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
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
民兵增驛騎製馬楯籍井泉而吾之間謀不得以入
此何為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

金主北歸可為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
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
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填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
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
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
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公孫淵後吳始安李煜失
滁揚二州自此南有時始安公孫淵後吳始安李煜失
矣海可復而保公孫淵後吳始安李煜失
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者久陛下使宰相
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乎使宰相擇之乎

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
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
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
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
之長技也今為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
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
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
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
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
孰重事固有大于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

宋史四百三十三 卷一百一十五 朱俊 臣

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為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卿欲理軍以干利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災感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災感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為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

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天變頻仍地震輦輟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澇徒者相續道躓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以仰

四百个
以為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閉官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燬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我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刻琰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_一有緩急不知

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符堅而郝超知其必勝桓温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温於捕博不必得則不為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

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
 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
 覽昭然遠寤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
 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為適
 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為逆耳而體
 太宗之道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為細故而監漢
 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讎之包藏為無他而懲宣
 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
 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
 將如蕭何所竒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言

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
 如梁段疑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
 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
 勿以海道為無虞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
 拒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
 稍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茲
 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
 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主不任
 責猶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
 憂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

宋史四百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李
 京
 後
 寫

四百令十子
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
為侍讀官僚以得端人相賀他日讀陸宣公奏議等
書皆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王准為相一日問曰宰
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為才即疏朱熹袁樞
以下六十人以獻准次第擢用之歷樞密院檢詳守
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十四年夏旱萬里復應詔言
旱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侍從下止館職
不曰隘乎今之所以旱者以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
達故天地之氣隔絕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獻言皆懇
遷秘書少監會高宗崩上表次行三年喪創謚

宣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
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
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願陛下三辭五辭而必
不居也太子悚然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
議配饗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上疏誡之力言
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為馬孝宗覽疏不悅曰
萬里以朕為何如主由是以直祕閣出知筠州光宗
即位召為祕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
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
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黨空天下人才莫如

朋黨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下前
 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壞植散群
 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其黨
 其黨也又論古之帝王固有以知一已攬其權不知
 臣下竊其權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權
 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
 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也非敢公竊也私竊
 之也始於私竊其終必至於公竊而後已可不懼哉
 紹熙元年借煥章閣學士為接伴全國賀正且使重
 檢討官會日孝宗日

故事俾萬里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郎官傅伯壽
 里以失職力而帝宣諭勉留會進孝宗聖政萬里
 前奉進孝宗猶不悅遂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
 浙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諸郡萬
 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祠
 除祕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嗣位
 召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提舉興國宮引年乞休
 致進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詔進寶謨閣直學
 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升寶謨閣學士
 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為人剛而褊孝宗始
 朱 浚 寫

宋史四百三十二

四百十
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
冑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
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
冑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冑
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
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忍族子自外至遽言
侂冑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冑姦
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
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萬里
首於詩嘗著易傳行於世宗嘗為書誠齋二

學者稱誠齋先生賜諡文節子長孺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二

宋史四百三十一

宋史四百三十一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三 宋史四百三十一

閣儀同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尚書右丞和凝後國公凝經進事都總教曉脫等

勅修

儒林四

劉子翬 呂祖謙 蔡元定子沆 陸九齡第九詔

陸九淵 薛季宣 陳傅良 葉適 戴溪

蔡幼學 楊泰之

劉子翬字彥冲贈太師幹之仲子以父任授承務郎

辟真定府幕屬幹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幾無以為

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揚就犯閩境子翬

宋史四百三十四

與郡將張嘗世書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
 事聞詔因任子暈始執喪致羸疾至是以不堪吏責
 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
 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呂
 氏及兄子羽盡孝友子羽之子珠幼英敏嗜學子暈
 教之不懈珠卒有立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交相
 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它所與遊皆海內知名士而
 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死
 以熹託子暈及熹請益子暈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
 甲佩之終身熹後卒為儒宗子暈少喜佛氏說歸而

讀易即渙然有得世說以為學易當先後故以具
 熹為一日感微疾即謁家廟泣別母與親朋談付珙
 家事捐葬處親戚孤弱之無業者訓學者修身求道
 數百言後二日卒年四十七學者稱屏山先生珙別
 有傳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
 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
 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
 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
 丁內艱召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

宗... 三十四... 朱... 步... 寫

中書官待次者例補以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為博
 士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
 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
 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情加考察使之確指經
 畫之實孰為先後使嘗試律律之說不敢陳於前然
 後與一二大臣言及此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
 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
 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
 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
 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文為多矣遂主管

台外官等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錄
 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
 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
 御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
 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
 而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
 為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
 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
 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待從
 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

宋史四百三十四 卷一百一十一 庚甲寅

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焉脉絡少有壅滯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遣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叔世承危之後雖

東南喻五十年無纖豪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夫無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尚而幹略未優故雖昌於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專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未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蓋委館職鈐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

詔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
 揆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
 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駁不得已
 草制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
 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且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
 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
 之士皆歸心焉少下意一且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
 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且
 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復居安之政皆可為後世法

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關
 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
 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歿郡人即而祠之字
 延年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
 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群書號教堂老人以程氏語錄
 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
 深誦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啖齋讀
 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托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
 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熹每至夜分

四方來學者慕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左
 丞祕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
 室西山將為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
 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科擊無猶未敢誦言攻朱
 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
 元定簡學者劉砥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未幾果請
 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
 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
 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孝
 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

無為見女悲心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
 乎杖履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
 而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
 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
 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
 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
 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
 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
 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
 誅贈迪功郎賜謚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

四百一十
兩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
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
曰人讀易書難者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為
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
屬元定起藁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
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元以文誅之曰精詣之識卓
絕之志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
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平生問學多寓於熹書集
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
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圖八陣圖說熹為之序子淵

沉皆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默少從熹
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
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
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
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
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
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
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
又八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
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

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空變
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類而擬象牽合傳會自
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
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
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
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
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次
子抗別有傳

陸九齡字子壽八世祖希聲相唐昭宗孫德遷五代
末避亂居撫州之金溪父質以學行為里人所宗嘗

來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生六子九齡其第五
子也幼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補郡
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
其說父之聞新博士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
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益力是時吏部
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
齡與語大說盡以當代文獻告之自是九齡益大肆
力於學繙閱百家書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曆五行卜
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
舉為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

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
旁郡人心震攝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
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
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耻
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集皆有
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第首
射曰是國男子之事也成患有剽劫者過其門必相
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與國地遠人
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
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不滿歲以

憂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井

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至夕整襟正卧而

卒年四十九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謚文

達九齡嘗繼其父志益修禮學治家有法闔門百口

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

易鄉人化之皆遜第焉與弟九淵相為師友和而不

同學者號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啓告人人自

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

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廣漢張叔

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

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第九韶

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饗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

改度不可容也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九韶所著有按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與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

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特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救之初

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耻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戶外履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

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
 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它求在乎自
 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
 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
 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
 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必得浩于庭復令其自持
 狀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即為酌情決之而多所
 勸釋其有涉久倫者使自對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
 訓者始實之法其法內官吏之會廣民俗之習向善
 惡皆素知之有訴人役

不至是也

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
 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
 罪使自新因語吏以其所某人為暴豈日有訴遇奪
 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為神申嚴保
 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群盜屏息荆門為次
 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
 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務西當光化夷陵之
 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
 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
 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

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
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敵
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
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
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
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
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蓋蠲之故事平時教軍
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
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
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

令修民俗為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
政以為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
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
曰某將告終會禱雲明日雪廼沐浴更衣端坐後二
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
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
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
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
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
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起居舍人微言之子也微言卒時季宣始六歲伯父敷文閣待制弼收鞠之從弼宦游及見渡江諸老聞中興經理大畧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諸將兵間事甚悉年十七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頤學盡以其學授之季宣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於時金兵之未至也武昌令劉錡鎮鄂渚季宣白錡以武昌形勢直淮蔡而兵寡勢弱宜早為備錡不聽及兵交稍稍資季宣計未幾汪澈宣諭荆襄而金兵趨江上詔成閔還師

入援季宣又說澈以閔既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宜勿遣而令其乘勝下賴昌道陳汝趨汴都金內顧且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澈不聽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奴而繫馬于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影多盜季宣患之會有伍民之令乃行保伍法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因地形便合為總不以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之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獨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圃以習射禁捕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五日更至庭閱之而

賞其充者不幸死者予棺復其家三年鄉置樓盜發
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
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
兵退人心不搖樞密使王炎薦于朝召為大理寺主
簿未至為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特群臣無將順緝
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
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夏猶無益也為今之
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
可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
塞者宰相虞允文曰遣李宣行賑收以實邊李

宣為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
於黃州故治東北以戶授屋以下授田頒牛及田器
穀種各有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為戶六百八十有
五分處合肥黃州間並邊歸正者振業之李宣謂人
曰吾非為今日利也合肥之圩邊有警因以斷柵江
保巢湖黃州地直蔡衝諸莊輯則西道有屏蔽矣免
州守宋端友招集北歸者止五戶而雜舊戶為一百
七十奏以幸賞李宣按得其實而劾之時端友為環
列附託難撼李宣奏上孝宗怒屬大理治端友以憂
死李宣還言於孝宗曰左右之人進言者其情不可

四百个
不察也託正以行邪偽直以售佞薦進人物曾非誦
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號令雖自中出而其權
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
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之誅賞奈何毀
譽之人自若乎帝曰朕方圖之季宣又進言曰日城
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幹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
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溧陽南壁闕而居巢
庫陋如故乃聞有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
下安取此然外事無足道咎根未除臣所深憂在
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儻因貌言而聽

臣志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

大夫夫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

在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

恨得季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

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失不樂之居七日出知湖州

會戶部以曆付場務錙銖皆分隸經總制諸郡束手

無策季宣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鑿空以取

贏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額外征其強

半郡調度顧安所出殆復巧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

譙責愈急季宣爭之愈強臺諫交疏助之乃收前

四百一
令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宣於詩書春秋中庸
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于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陳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
出其說為文章自成一家人爭傳誦從者雲合由是
其文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
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
之而得季宣之學為多及入大學與廣漢張栻東萊
呂祖謙友善祖謙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
集義之功得於栻為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衆登進
士甲科教授泰州參知政事與成良才之為于朝

大學錄出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成于傅
良傅良平一府曲直壹以義強禦者不得售其私陰
結言官論罷之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稍遷提
舉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以異姓以嗣者
官利其貲輒沒入之傅良曰絕人嗣非政也復之幾
二千家轉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
年至是而歸鬚鬢無異者都人聚觀嗟嘆號名陳
即中傅良為學自二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
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為潛
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

字四百一
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
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杓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
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它雜斂則熙寧以常平
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椿而無額上供起於元
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
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
盡歸於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
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
科數抑配賦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
天命之求不求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

陛下宜以救民窮為已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
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
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
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
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
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
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為一體內外一
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
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
十三篇上之遷祕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

四百一十一
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
光宗之妃黃氏有寵李皇后妬而殺之光宗既聞之
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
時於是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
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即有姦儉乘時為利則
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
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恚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
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仕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
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內侍陳源為內侍省押班
之不章詞且上疏曰陛下一不過宮者特誤有

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
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實
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古女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
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自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
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
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脩撰仍兼贊讀不
受寧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
錄院脩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官觀傅良言熹難進易
退內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寶笈
閣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

提舉興國宮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復官
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寶謨閣待制終于家年
六十七謚文節傳良著述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後
傳左氏章指符于世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為文藻思英發擢淳熙五
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丁母憂改武昌軍
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于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
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政事龔夬良復薦之
召為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為陛
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未報故疆之半未

復而言者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為
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
我自為難自為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為退伏者
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
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
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為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
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為奇謀秘畫者止於
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沉慮遠者
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
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

宋史四 百三十四 卷一百三十四 三 朱 後

四百八
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
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
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
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
之難四也又有其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
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
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豈非今之實
患歟沿習牽制非一時之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
廢置在陛下所為耳讀不竟帝感額曰朕比苦目疾
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願六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

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嘗薦陳師
等二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朱熹除
兵部郎官未就職為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
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於
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
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奸名或以為立異或以
為植黨近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
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
之名歸之以為善而玷闕以好學為已愆相與指目
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

四百一
堦行以避此名粟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
而更寵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
文致語言遂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
摧折暴橫以扶善類疏入不報光宗崩位由秘書郎
出知蘄州入為尚書左選即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
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方言父子
親愛出於自然淳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
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
乎既而帝兩詣重華宮都人懼悅適復奏自宜於
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殿是時兩宮

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江有歸不可復使近
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洵
洵又孝宗不豫群臣至號泣搢手裾以請帝竟不往適
青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公乎相見當俟疾瘳公
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
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
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
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為皇太子
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
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真亮危不知所出適

告知閣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予為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皇太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規其意以告必勝適得之即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尹關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翌日禪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即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即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

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然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車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為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中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為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為獻天啓聖明銷磨黨僞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創為偽學之名

舉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其後侂冑亦悔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丘密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勸侂冑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冑然之將啓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彊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筭思報積耻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彊矣竊謂必先審知彊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為彊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彊為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豈懼

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之所不敢也

危事也且所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為處所牢實自守敵兵至則阻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便足以制敵小大之兵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愈貧如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况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既修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除權

字四百个
工部侍郎侂冑欲藉其章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以路出師適又告侂冑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侂冑懼以丘密為江淮宣撫使除適實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楫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掠南人所畏乃募市井悍少年帳下願行者得四五百人使將徐縉統以從

夜過半遇金人敵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為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

字四百八十一
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
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
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
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為率教之習射
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以村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
諸州禁軍二千人并保塢內居民通為四千五百人
共相守戍而制司於右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為
劫若焚糧之用因言坐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
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為聲援則敵不敢
進而士氣百倍戰
艦亦可以東動和除真六合等

城或有退遁我以堡
尾其後制勝必矣此
就流民漸歸而仇曹
用兵遂奪職自後奉
議大夫嘉定十六年
適志意慷慨雅以經
也以適每有大讎未
疏必言當審而後發
極力諫止曉以利害
北生靈之禍議者不
能不為之歎息焉

而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
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
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仇曹
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
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謚忠
欲開兵端
而適自召還每奏
時適能
為可免南

宋史四百三十五
卷之三十三
後
寫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也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為別頭
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
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
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籍田使者括閑田諭民
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為救農之策除慶元府
通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師潰于
符離溪因奏沿邊忠義人湖南北鹽商皆當區畫以
銷後患會和議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
參議軍事數月召為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凡六
轉為太子詹事兼以書監太子命溪講中庸

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
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
資治通鑑各為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
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
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諡文端溪又於官僚以
微婉受知春官然立朝建明多務秘密或議其殊乏
骨鯁云

蔡幼學字行之温州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
時陳傅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
為煒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

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
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
略曰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
未正治雖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興太平旦暮
至奈何今十年風俗日壞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
整齊人心益搖將難收拾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
正拯又曰陛下耻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
以為美談然或以虛譽感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
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
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公孫弘為

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
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傳率為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姨
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
耻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帝覽之不
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丁父憂再調
潭州執政薦于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
學參政施師黜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佇思
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教令所剛定官首言大
耻未雪境土未復陛下睿知神武可以有為而苟且
之議委靡之習顧得以緩陛下欲為之心孝宗喜曰

解卿意欲令朕立規摹爾尋以母憂去光宗立以太
學錄召改武學博士踰年遷太學擢秘書省正字兼
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
幼學上封事曰陛下自春以來北宮之朝不講比者
壽皇德豫侍從臺諫叩陛請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
引裾群臣隨以號泣陛下退朝宮門盡閉大臣累日
不獲一對清光夏日之朝都人延頸遷延至午禁衛
飲恨市廛軍伍謗誹籍籍旁郡列屯傳聞疑懼變起
倉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思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
社人民壽皇所命則疇昔慈愛有感乎心可不獨出

聖斷復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疏入不報寧宗即位
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為君之道其要有三
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
君子為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
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
重深拱而群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等不吐自非聖
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元豐
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自大
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賄學糴本錢有經
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椿

宋史四百三十四卷一百三十一

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榷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幼學既論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為偽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陸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胄聞之不悅既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為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九八年起知黃州改提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侂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幼學為

吏部員外郎入見言高宗建炎間減婺州和買絹

羅事因論輔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

六十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視高宗無間然而兵

事既開諸路羅鋒鏑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

之擾惟陛下以愛惜邦本為念遷國子司業宗正

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侂胄既誅餘黨尚塞正路幼

學次第彈繳竄黜尤衆號稱職遷中書舍人兼侍讀

故事閣門宣贊而下供職十年始得路都監若鈐轄

侂胄壞成法率五六年七八年即越等除授有已授

外職猶通籍禁闈者幼學一切釐正嘉定初同樓鑰

知貢舉時正學久錮士專於聲律度數其學支離幼
 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於正兼直學士院內外
 制皆溫醇雅厚得體人多稱之除刑部侍郎改吏部
 仍兼職趙師弄除知臨安府弄辭故事當有不允詔
 幼學言師弄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
 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革命遂寢改兼侍讀師弄命
 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府福州進福建
 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福建下州例抑民買
 鹽以戶產高下均賣者曰產鹽以交易契紙錢科數
 者曰浮鹽皆出常賦外又之遂為定賦幼學力請蠲

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
 籍其貲幼學曰罔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
 錢弊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
 士提舉萬壽宮召權江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
 子詹事先是朝廷既遣歲幣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
 果納則遽以兵叩息素之中外洵洵皆言當亟與幼
 學請對言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且肆其
 侮慢形之文辭天怒人憤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
 於是執論奮然始詔與金絕幼學因請固本根以弭
 外虞示意向以定衆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審懷附以

一南北帝稱善一夕感異夢星隕于屋西南隅遂卒
年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
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
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辨論義理縱橫
闕闕沛然如決江河雖辯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
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
要凡百餘篇傳于世

楊泰之字叔正眉州青神人少立志于學卧不設榻
幾十歲慶元元年類試調瀘州尉易什邡再調綿州
學教授羅江丞制置司檄置幕府吳獵諭蜀泰之貽

書曰使吳曦為亂而士大夫不從必有不敢為既
而士大夫能抗曦猶有所憚夫亂義之為也亂所以
成士大夫之為也改知嚴道縣攝通判嘉定白崖
將五壩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真堦于法又冒絳餘
人當坐死泰之訪知夷都實通利店夷都蠻稱亂不
需引導固請釋之不聽乃去官宣撫使安丙薦之曰
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毋動
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召
泰之赴都堂審察以親老辭差知廣安軍未上丁父
憂免喪知富順監去官以祿粟數千緡予鄰里以千

字四百个
緡為義莊知晉州以安居安岳二縣受禍尤慘秦之
力白丙盡蠲其賦丙復薦于朝召赴行在固辭知果
州畸零錢病民秦之以一年經費儲其贏為諸邑對
減上尚書省按為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揚惠我無
疆張謂張義實自發其端而秦之踵行之理宗即位
趣入對言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總攬威權無牽於私
無奪於邪說以救蠱敝以新治功本朝德澤邇來斷
喪無餘民無恒心何以為國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
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為戒臣恐言路既梗士氣益
消循循默默浸成衰世之風為國者何便於此上奇

其對以為工部郎中其後言事者相繼無所避忌自
秦之發之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紹定元年入對謂
風雨為暴雨潦瀆溢此陰盛陽微之證而臺臣諉曰
雪川水患之慘桀之餘烈也後又言巴陵追降之命
重於違群臣輕於絕友愛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則思
天倫之大痛秦邸歿於房陵既行封謚又錄用其子今
乃曰不當為之後以貽它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又
曰今日不言後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恤於後固不若
舉行於今也是日詔直寶謨閣知重慶府為書以別
丞相曰宰相職事無大於用人有道去自私之心恢

二百令八個
容人之度審取舍之擇而已至官俗用大變主管千秋
鴻禧觀卒所著克齋文集論語解老子辭春秋列國
事目公羊穀梁類詩類詩名物編論孟類東漢三國
志南北史唐五代史類歷代通鑑本朝長編類東漢
名物編詩事類大易要言雜著凡二百九十七卷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三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四 宋史四百三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左丞相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長慶等奉

勅修

儒林五

范冲 朱震 胡安國 子寅宏寧

范冲字元長登紹聖進士第高宗即位召為虞部員
外郎俄出為兩淮轉運副使紹興中隆祐皇后誕日
上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有所懷
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聰明母儀古今
未見其比曩因姦臣誣謗有玷聖德建炎初雖下詔

辨明而史錄未經刪定無以傳信後世而慰在天之
 靈也上悚然亟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召冲為宗正
 少卿兼直史館冲父祖禹元祐中嘗修神宗實錄盡
 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婿蔡卞惡
 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冲上謂之曰兩朝
 大典皆為姦臣所壞故以屬卿冲因論熙寧創置元
 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
 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誤國之罪上嘉納之
 遷起居郎俄開講筵升兼侍讀上雅好左氏春秋命
 冲與朱震專講冲敷衍經旨因以規諷上未嘗不稱

善會皇子建國公瑗出就傳首命冲以徽猷閣待制
 提舉建隆觀為資善堂翊善而朱震無贊讀詔曰朕
 為宗廟社稷大計不敢私于一身選于屬籍得藝祖
 七世孫鞠之官中茲擇剛辰出就外傳宜有端良之
 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汝冲德行文學
 為時正人迺祖發議嘉祐之初迺父納忠元祐之際
 敷求是似尚有典刑顧資善之開史館經筵姑仍厥
 舊朕方求多聞之益爾實兼數器之長施及童蒙綽
 有餘裕蔽自朕志宜即安之時張浚在長沙亦薦冲
 震可備訓導冲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上

四百八十一
命建國公覓翊善贊讀皆納拜俄遷翰林學士無侍
讀冲力辭改翰林侍讀學士用其父故事也尋以龍
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五冲之修神宗實錄也
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
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錄別為一
書名辨誣錄冲性好義樂善司馬光家屬皆依冲所
冲撫育之為光編類記聞十卷奏御請以光之族曾
孫宗召主先祀又嘗薦尹焯自代云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任州縣以廉
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為司勳員外郎

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詣鼎入為叅知政事上
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
道士之冠冕使位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既
至上問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權為祠
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荆襄
之間公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
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
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
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捲河南此
以逸待勞萬全計也遷秘書少監兼侍經筵轉起居

郎建國公出就傳以震為贅讀仍賜五品服遷中書
舍人無翊善時郭千里除將作監丞震言千里侵奪
民田曾經按治願寢新命從之轉給事中兼直學士
院遷翰林學士是時虔州民為盜天子以為憂選良
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
姓自安雖誘之為盜亦不為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
日條具本郡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
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勵上從
其言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
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

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
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
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
合祀天地于園在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
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
參議卒用御史趙渙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
七年震謝病丐祠旋知禮部貢舉會疾卒震經學深
醇有漢上易解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脩
穆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
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

三百九十八
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頤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
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收陳天地五十有五
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臣
今以易傳為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
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
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為非是故其於象
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
云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
長文及穎川靳裁之為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

重之三試于禮部中紹聖四年進士第初廷試考
定其策第一宰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
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
宗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為
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為第三為
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
安國以永州布衣玉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
請命之官以勸為學者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
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

薄言大喜命沽酒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止于

四
無安國竟除名未幾薄以他罪抵法臺臣直前事
復安國元官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
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沒終喪謂子弟曰吾昔為親
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
傍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宣和末李彌大吳敏譚世
勣合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
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
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
心為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願擢
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虛懷訪問深發獨智之

言為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
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
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
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覷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
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掃除舊跡
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訪大臣各令展
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
議絀則參用臺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
策仍集議于朝斷自宸衷按為國論以次施行敢有
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絳可冀中興欽宗曰比

四百八十一
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語未竟日昃暑甚汗洽
上衣遂退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已不
合者即指為朋黨見安國論奏愠曰中興如此而曰
績效未見是謗聖德也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
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
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
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對欽宗即問識
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茲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
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
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

去即不彊留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詞
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
南仲既傾宰相吳敏樞密使李綱又謂許景衡晁說
之視大臣為去就懷姦徇私並黜之安國言二人為
去就必有陳論懷姦徇私必有實跡乞降付本省載
諸詞命不報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為蔡京所知落職
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
氏矣則尚為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為京
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
中書侍郎何臯建議分天下為四道置四都總管各

付一面以衛王室捍疆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為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為群盜所殺西道王襄擁眾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言珪為綱

珪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為侍從雖當獻納至於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漸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恐何梟從而擠之詔與郡縣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脩撰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安國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于寅為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

園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園
 益急欽宗亟召安國及許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即位
 以給事中召安國言昨因繳奏徧觸權貴今陛下將
 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
 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犯典刑肯潛善諷給事中康
 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府後薦安國可大用
 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實字札令以上意催促
 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
 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
 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曰聞卿大

名渴於相見何為累詔不至安國辭乞以所進二
 十一篇者施行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即
 是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論定計略曰
 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
 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
 之令以任官則未有以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
 何及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內為興復
 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
 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當必志
 於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於掃平讎敵迎復兩宮

四百八
論正心謂裁定禍亂雖急於戎務而裁決戎務必本
於方寸願選正臣多聞識有志慮敢直言者置諸左
右日夕討論以宅厥心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
之彊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
彊於為善益新厥德使信於諸夏聞於夷狄者無曲
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間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安國
嘗謂雖諸葛復生為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居旬日再
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
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奉春秋經世大典
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息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

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尋除
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乞各專一
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曾除故相朱
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
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專用張邦
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
肆逆貪坐苟容辱逮君父今彊敵憑陵叛臣不忌用
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
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龜年
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

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
 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
 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
 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
 特釋而不問又加選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
 以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
 初願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去異己者未得其策或教
 之指為朋黨且曰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願浩大喜
 即引勝非為助而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復蹇不至今
 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同部督及改命經

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
 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
 慧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立早乞留之不報即解相印
 去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
 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
 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願浩即黜給事中程
 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
 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徽
 猷閣待制知永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閔勞之
 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

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待講未
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
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
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
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
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
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
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
揚韓氏仍詔館閣哀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
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

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
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官又
降詔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謚曰文定蓋非常格也
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
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
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問
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
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
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
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

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蠟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嘆曰吾以為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為府教授良佐為應城守安國質提訪道禮之其

每來謁而去必踞筇正立目送之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為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三子寅宏寧

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祭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形安國

三百九十二个
目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游辟雍中宣和進士甲科。靖康初以御史中丞何臬薦召除秘書省校書郎。楊時為祭酒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偽立寅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樞密使張浚薦為駕部郎官尋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曰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出師河北二聖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月戴亟居尊位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

屈月敵入關陝沒不捍禦盜賊橫潰吳敢誰何元元無辜百萬塗地。方且製造文物講行郊報自謂中興金人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淮甸流血迨及返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為久圖一向畏縮遠避此皆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於憤耻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未有乘衰微翻絕之後固陋以為榮苟且以為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黃潛善與汪伯彥方以乳嫗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曾不思宗廟則草莽湮之陵闕則畚鍤驚之堂堂

中華戎馬生之潛善伯彥所以誤陛下陷陵廟感土
宇喪生靈者可勝罪乎本初嗣服既不為迎二聖之
策因循遠狩又不為守中國之謀以致于今德義不
孚號令不行刑罰不威爵賞不勸若不更轍以救垂
亡則陛下永負孝悌之愆常有父兄之責人心一去
天命難恃雖欲羈栖山海恐非為自全之計願下詔
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諂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
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虛其禍金人逆天亂倫朕義不
共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寢荒殘罪乃存予無所
責以此號召四民激奮動人心決意講武戎衣臨陣

披行淮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武勇必重
合響應陛下凡所欲為孰不如志其與退保吳越豈
可同年而語哉自古中國疆盛如漢武帝唐太宗其
得志四夷必併吞掃滅極其兵力而後已中國禮義
所自出也恃強凌弱且如此今乃以仁慈之道君子
長者之事望於凶頑之粘罕豈有是理哉今日圖復
中興之策莫大於罷絕和議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
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室
納質則孰重於二聖反復計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
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丕變之在於務實效

去虛文治兵擇將誓戮大慙者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莫幸萬一者虛文也屈已求賢信用群策者求賢之實也外示禮貌不用其言者虛文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納諫之實也和顏泛愛內惡切直者虛文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親厚庸奴等威不立者虛文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教習兵戲紀律蕩然者虛文也遴選守刺久於其官痛刈其弊賊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軍須戎具從末取皆備以救

之者虛文也若夫保宗廟陵寢土地人民以此六者行乎其間則為中興之實政也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為血為肉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則為今日虛文陛下戴黃屋建帷殿質明輦出房雉扇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引百官入奉起居以此度日被粘竿者晝夜厲兵跨河越岱雷掃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踐衡霍之患吾方擁虛器茫然未知所之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貞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

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則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日遠而銷亡矣安石所致之小人方蕃息而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以致二聖屈辱拜莽擅朝伏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官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古之稱中興者曰撥亂世反之正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昔宗澤一老從官耳猶能推誠感動群賊北連懷衛同迎二聖尅期必應者其慮數十萬人何況陛下

身為子弟欲北向而有為將見舉四海為陛下用期以十年必能掃除妖沴遠近父兄稱宋中興其與惕息遁藏蹈危負耻如今日豈不天地相絕哉疏入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二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省費裕國彊兵息民之策與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姦慝疏上不報尋命知永州紹興四年十二月復召為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讎也

頃者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見效今無故蹈庸臣之轍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辭臣切為陛下不取也若謂不少貶屈如二聖何則自丁未以至甲寅所為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聖之所在者誰歟聞二聖之聲音者誰歟得女去其之要領而息兵者誰歟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信以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多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聖所懼在劫質所畏在田小兵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

惟也天下謂自是必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邪嘗今之事莫大於金人之怨欲報此怨必殄此讎用復讎之議而不用講和之政使天下皆知女真為不共戴天之讎人人有殺死之心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坐苟為不然彼或願與陛下軟盟泗水之上不知何以待之望聖意直以世讎無可通之義寢罷使命高宗嘉納云胡寅論使事詞旨剴切深得嚴納論思之體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將論既而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為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奏疏言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修

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儻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
 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既與浚異
 遂乞便郡就養始寅上言近年書命多出詞臣好惡
 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詞未免玩人喪德之失乞
 命詞臣以飾情相悅含怒相訾為戒故寅所撰詞多
 誥誡於是忌嫉者衆朝廷辨宣仁聖烈之誣行遣章
 惇蔡卞皆宰臣面授旨令寅撰進除徽猷閣待制
 知邵州辭改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改
 知永州徽宗皇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
 為月寅上疏言禮懽不復則服下

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無侍講
 立學士院丁父憂免喪時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
 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既忌寅
 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
 章復劾寅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諫通鄰好不忠責授
 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復其官紹
 興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
 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
 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絕新州謫命下即日就道
 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皆行于

世其為文根著義理有斐然集三十卷

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
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啻晝夜張栻師事之
紹興間上書其略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
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為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
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
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夫敵國據形
勝之地逆臣潛位於中原牧馬駸駸欲爭天下臣不
是懼而以良心為大憂者蓋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
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舜以存

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安
智巧不陳於前妃嬪佳麗不幸於左右時矣陛下試
於此時沉思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大
乎孰為急乎必有歛然而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
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
為天子魯嬰以匹夫為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
於窮約哉而魯叟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
而舜憂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宗
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宮
享乘輿之次以至為帝一旦劫於讎敵遠適窮荒衣

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宮殿之安
 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
 心目睽睽猶飢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
 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夫以
 踈賤念此痛心當食則嗟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
 為况陛下當其任乎而在仕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
 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離敵陛下自念
 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日一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
 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上貪圖寵榮皆為身謀爾陛下
 乃信之以為必持是所以進撫中原復省陵廟求

亦何誤耶萬世不磨之辰臣子必報之讎子

孫之所以寢苦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
 畏懼忘之不敢以為讎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為
 負版者有協贊亂賊為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
 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懼寬之不敢以為討守
 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
 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絕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
 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安石輕用已私紛
 更法令棄誠而懷詐典利而忘義尚功而悖道人皆
 知安石廢祖宗法令不知其并與祖宗之道廢之也

邪說既行正論屏棄故姦諛敢挾紹述之義以逞其
 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遷隆祐使我國
 家君臣父婦之間頓生疵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
 然將滅遂使敵國外橫盜賊內訌王師傷敗中原陷
 沒二聖遠栖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鬻鬻萬姓未
 知攸底禍至酷也若猶習於因循憚於更變亡三綱
 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
 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
 臣賊子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修天下萬事倒行逆
 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將一何以異於先朝末救禍亂

而致升平乎末言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
 退無堅定不易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
 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推中正
 之力而去姦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
 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擢億兆之
 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今
 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
 權之不在已也高閑為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
 表作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昔楚懷王不
 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之以彊力詐其君使

不得其死其懣勝於加之以刃也太上皇帝劫制於
 疆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膽宜思所
 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為大恩乎
 昔宋公為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
 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
 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
 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為大恩乎
 晉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
 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自親忘讎滅理北
 面敵國以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

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
 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為之詞云云欺天罔人孰
 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
 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寧作書止叙契好
 而已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政恐其召故示之以
 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
 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
 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

寧字和仲以蔭補官秦檜當國召試館職除敕令所
 刪定官秦燿知樞密院事檜問寧曰燿近除外議云

三百字
何寧白外議以為相公必不為蔡京之所為也遷太
常丞祠部郎官初以寧父元故召用及寅與擢許乃
出寧為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主管台
州崇道觀卒安國之傳春秋也脩纂檢討盡出寧手
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四

